本版编辑：张丹丹
E-mail：f8@studytimes.cn
Tel：010—62807315

惊涛拍岸千堆雪

——《沁园春·雪》发表的前前后后

□ 汪建新

1935年10月，红军胜利到达陕北。1936年2月，毛泽东率领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，奔赴抗日前线。当时整个西北高原冰雪覆盖，真是既雄伟又壮丽，而冰冻了的黄河别有一番独特景象。毛泽东来到陕西省清涧县高杰村附近的袁家沟，面对银装素裹的大好河山，回顾中华民族灿烂悠久的文明史，不禁豪情满怀，写下了壮丽诗篇《沁园春·雪》：

北国风光，千里冰封，万里雪飘。望长城内外，惟余莽莽；大河上下，顿失滔滔。山舞银蛇，原驰蜡象，欲与天公试比高。须晴日，看红装素裹，分外妖娆。

江山如此多娇，引无数英雄竞折腰。惜秦皇汉武，略输文采；唐宗宋祖，稍逊风骚。一代天骄，成吉思汗，只识弯弓射大雕。俱往矣，数风流人物，还看今朝。

1945年8月，毛泽东飞赴重庆和谈，其间少不了与过去的诗友来一点诗词唱和。他把《沁园春·雪》带往重庆，抄赠给友人。词作在山城流传，轰动一时。很多人慨叹：毛泽东不仅能带兵打仗，还会舞文弄墨、吟诗赋词。毛泽东的文采令无数人倾倒折服，在中国诗坛上留下一段佳话。

人们一直误以为，毛泽东最先把这首词抄赠给了柳亚子。其实这首词的确首先经柳亚子宣传得以传播，但是第一个得到毛泽东诗词墨迹的，却是另有其人。

1945年9月6日，毛泽东专程前去拜访在长沙一师认识的孙俍工先生。孙俍工曾在长沙第一师范任教，他才华横溢，而且书法独树一帜，飘逸俊秀。毛泽东在一师附小任教时，曾慕名听过孙俍工讲课（毛泽东后来苦练书法并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，就曾得益于孙俍工的影响和指点）。这次毛泽东前来登门拜访，孙俍工欣喜异常。寒暄过后，毛泽东便拿出一个纸卷，递给孙俍工道：“这是俚词一首，自己涂鸦，送与先生。先生看看这字写得有无长进。在一师时，先生教给我的书法要领，二十年来一直不敢忘记呢。”孙俍工徐徐展开纸卷，原来是一幅横轴，是毛泽东亲笔手书的《沁园春·雪》。孙俍工大声赞叹：“太好了！你戎马倥偬，日理万机，还能忙里偷闲，不忘书法艺术，真是难能可贵啊！”但见字体大气磅礴，犹如笔走龙蛇，酣畅淋漓，再看内容，更是气吞山河，书和词相得益彰。孙俍工不仅忘情地赞道：“好！好！仿古而不泥于古！尽得古人神髓，而又能以己意出之，非基础厚实者莫能如此。况你由行而草，竟能卓然自创一体，真不简单！你笔底自由了！”

和谈期间，第二个谈起《沁园春·雪》的是国民党著名的左派人物于右任。1945年9月6日，于右任设午宴招待毛泽东等人。于右任和毛泽东都擅长诗词，话题自然转到了诗词方面。毛泽东没想到，于右任竟然知道《沁园春·雪》。于右任极力赞赏这首词，他品评了一番之后，微笑着说：“结句‘数风流人物，还看今朝’气吞千古。”由此可知，《沁园春·雪》不仅在共产党方面已经流传开来，而且在国民党方面也已被很多人所熟知了。

毛泽东把《沁园春·雪》抄赠给柳亚子，这是人所共知的事。但毛泽东何时把《沁园春·雪》抄给柳亚子，却说法不一。一说为1945年9月6日。《毛泽东年谱》记载：9月6日下午，毛泽东同周恩来、王若飞“到沙坪坝南开中学访柳亚子、张伯苓。以《沁园春·雪》词书赠柳亚子”。另一说为1945年10月7日。尹凌在《索句渝州叶正黄》一文中说：“《沁园春·雪》是毛主席1945年10月7日抄赠给柳亚子的。”毛泽东1945年10月7日写给柳亚子的信也印证了此说：“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，填过一首词，似与先生诗格略近，录呈审正。”

不管采信哪一种说法，毛泽东给柳亚子题写的《沁园春·雪》有两幅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第一幅题写在“第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”信笺上。柳亚子注意到毛泽东没有题下款，于是他带着自己的纪念册，请毛泽东再次题写一遍。果然，这次题写在柳亚子纪念册上的《沁园春·雪》就加上了“亚子先生教正”的上款和“毛泽东”的落款。柳亚子又提出请毛泽东盖章，毛泽东说没有，柳亚子慨然许诺送给毛泽东一枚。于是，柳亚子请青年篆刻家曹立庵连夜为毛泽东刻了两方，后来盖在毛泽东题写的咏雪词上。

柳亚子是词坛老手，又是个热心肠，这首词自然便从他那里开始不胫而走。1945年10月24日，坐落于重庆七星岗的中苏文化协会门前热闹非凡，青年画家尹瘦石和南社盟主柳亚子联合举办的诗画联展进行预展，25日展览会正式开幕。展览会上，柳亚子不仅展出了毛泽东咏雪词的墨宝，还展出了他的一首和词：

廿载重逢，一阕新词，意共云飘。叹青梅酒滞，余怀惘惘；黄河流浊，举世滔滔。邻笛山阳，伯仁由我，拔剑难平块垒高。伤心甚，哭无双国士，绝代妖娆。

才华信美多娇，看千古词人共折腰。算黄州太守，犹输气概；稼轩居士，只解牢骚。更笑胡儿，纳兰容若，艳想浓情着意雕。君与我，要上天下地，把握今朝。

柳亚子还曾写过一篇《跋》，其中写道：“毛润之《沁园春》一阕，余推为千古绝唱，虽东坡、幼安，犹瞠乎其后，更无论南唐小令、南宋慢词矣。”展览会后，柳亚子将毛泽东的咏雪词和自己的和词一并送到《新华日报》。《新华日报》考虑到发表毛泽东的作品须经本人同意，没有马上答应。1945年11月11日，柳亚子的和词在《新华日报》第四版上和读者见面。

正当柳亚子为发表毛泽东咏雪词一筹莫展时，重庆的另一张民营报纸《新民报》却捷足先登了。《新民报》有个副刊《西方夜谭》，吴祖光担任编辑。他意外地得到咏雪词，展读之后，兴奋莫名。他多渠道对咏雪词内容进行了核对，分别得到了三份手抄稿，竟然互不相同，他只好将三份抄件拿来一起进行整合。1945年11月14日，《西方夜谭》副刊率先发表了毛泽东的这首《沁园春·雪》。这是咏雪词首次公开发表，吴祖光立下了首发之功。

咏雪词发表时，毛泽东已经离开重庆返回延安。且说这一天，蒋介石侍从室二处主任陈布雷把《新民报》晚刊发表的咏雪词念给蒋介石听了。他接着说：“毛泽东的这首咏雪词填得非常之得体，气韵高华，词采明丽，同时寄托遥深。现在好多人都在为毛泽东的这首词着迷，不管在朝在野，是敌是友，他们都在唱和着。‘雾重庆’快要变成‘雪重庆’了。先生想想，我们的谈判还没完毕，毛泽东虽然走了，他在重庆却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和重视，这后果不是值得我们考虑吗？”蒋介石把咏雪词默默再读了一遍。他为毛泽东的文才暗暗吃惊。

毛泽东的《沁园春·雪》公开发表，可谓“惊涛拍岸，卷起千堆雪”。蒋介石自然不会甘心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直接召开会议，通知各地、各级党部，要求会吟诗作词者，每人都步毛泽东咏雪词原韵来上几首，挑精彩的发表，希望把毛泽东的磅礴气势比下去。于是，在蒋介石的总导演之下，国民党御用文人搜肠刮肚、绞尽脑汁，又是拼凑词作，又是杜撰文章。1984年台南神学院教授孟绝子在《狗头·狗头·狗头税》一书中，谈到《沁园春·雪》引起的“雪战”时，毫不留情面地说：“可惜国民党党徒虽多，但多的只是会抓人、关人、杀人、捞钱的特务贪官；是只会写写党八股的腐儒酸丁级的奴才文官和奴才学者。结果，一直到逃离大陆时，国民党连一首‘毛泽东级’的《沁园春》都没有写出来。”

王若飞将重庆报刊上和《沁园春·雪》有关的和词与文章搜集起来寄往延安。1945年12月29日，毛泽东在致著名教育家黄齐声的信中，这样写道：“若飞寄来报上诸件付上一阅，阅后乞予退还。其中国民党骂人之作，鸦鸣蝉噪，可以喷饭，并付一观。”

重庆的这场“雪仗”，引得远在齐鲁大地的陈毅也诗兴大发，他于1946年2月奋笔疾书，赋词三阕。第一首云：

两阕新词，毛唱柳和，诵之意飘。想豪情盖世，雄风浩浩；诗怀如海，怒浪滔滔。政暇论文，文余问政，妙句拈来着眼高。倾心甚，看回天身手，绝代风骚。

山河齐鲁多娇，看霁雪初明泰岱腰。正辽东鹤舞，涤瑕荡垢；江淮斤运，砌玉浮雕。池冻铺银，麦苗露翠，冬尽春来兴倍饶。齐欢喜，待桃红柳绿，放眼明朝。

陈毅的这首词与众不同。上阕对毛、柳之词给予了高度评价。下阕联系山东战场的实际情况，抒发了自己的诗情，表达了共产党人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。

远在晋察冀边区的邓拓也注意到了重庆的“雪战”，他激情满怀地赋了一阕《沁园春·步毛主席〈雪〉原韵》：

北斗南天，真理昭昭，大纛飘飘。喜义师到处，妖氛尽敛；战歌匝地，众志滔滔。故国重光，长缨在握，孰信魔高如道高？从头记，果凭谁指点，这等奇娆。

当年血雨红娇，笑多少忠贤已屈腰。幸纷纷羽檄，招来豪气；声声棒喝，扫去惊骚！韬略无双，匠心绝巧，欲把山河新样雕！今而后，看人间盛事，岁岁朝朝。

这是一首欢快的颂歌，是对共产党的颂扬，也是对毛泽东的颂扬。尤其是“北斗南天”之句，明确把毛泽东思想当成领导中国革命的指南。“今而后，看人间盛事，岁岁朝朝”更是对中国革命的光明前景充满了无穷的信心。

围绕《沁园春·雪》发生的故事，远不止这些。毛泽东的词作也就区区114个字，竟然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应，引起世人的瞩目，发生一系列引人入胜的故事。随着岁月的流逝，这些故事的主人公一一离去，但是如烟的往事绝不会随风而去。

文艺史话

我写第一部长篇时遇到的恩师

□ 孙晶岩

我是在29年前的一次文人聚会上认识冯骥才老师的，当时，他穿的那身花毛衣和花格西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他热情地问我最近在写什么，我说在写一部关于服装的长篇报告文学，这个题材必须从服饰文化的角度去开掘，才能写得深刻。

他说：“太对了，服装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结合的产物，服装观念是文化观念的透视。”

我说：“‘文革’结束后，一种新鲜感、解脱感油然而生。谁想到最初的、最表面的，也是最扎眼并撩起人们兴致的变化，竟然是由一场服装革命奏响的改革序曲。服装是无声的语言，您穿的这身西装就很有个性，打破了传统的蓝灰黑。”

也许是文化这个词汇触动了彼此的神经，我们第一次见面就聊得很投机，他思维敏捷出口成章，谈话就像做演讲，充满了智慧和幽默。我觉得他是一个天生的演说家，能言善辩，适合当律师。

拙作在《当代》杂志刊登后，《人民日报》《新华文摘》等刊物相继转载，在文坛引起关注。当我告诉“大冯”（冯骥才）河北一家出版社的编辑想出版《服装交响曲》时，他欣然为拙作题词“服装百器齐奏，改革大潮颂歌”。他的字龙飞凤舞，充满文化气息，题词的内容很对我的心思，令我爱不释手。

我当时是一个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毛丫头，既没有把他的题词拍照，也没有复印，就满腔热情地把书稿和题词交给那个编辑，结果对方不但没有为我出书，还把题词弄丢了。我非常懊恼，埋怨自己太轻信人。

祸兮福所倚，福兮祸所伏，1993年秋天，正当我出版长篇鸡飞蛋打之际，突然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，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在电话中说：“我是中央党校的沈宝祥，我看了你的报告文学《服装交响曲》后，觉得很有意义，我想和你见面聊聊作品好吗？”

当时我们女兵中流传着一句格言“不要和陌生人讲话”，生活中我也从来不随便和陌生人搭讪。攥着听筒，我第一反应是：这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我上了一次当，这次真的遇到好人了吗？

我想婉言谢绝，但他说话口气的真诚打动了我，女人的直觉告诉我：“这回是碰上真人了！”

我告诉他我在北京某部队政治部工作，实行严格的坐班制，白天不能随便请假。他爽快地说：“我明天上午到你办公室找你。”

那是一个金色的秋天，金风送爽，玉露生凉，运河腾起欢快的波浪，垂柳婀娜多姿地摇摆着，沈宝祥老师骑着自行车来到了我的单位。一见面，他就热情地说：“我是搞理论的，平时很少看文学刊物。但我从《新华文摘》上看到你写的报告文学后，觉得写得很好，我向周围同事推荐，大家都觉得这是一部很有价值的文学作品。你是怎么想到写这个题材的？”

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我观察陌生人很注意观察他的眼睛，我在见到沈老师的第一瞬间就断定他是一个好人，是一个真正的学者。于是我向他如实讲述了自己的创作初衷，告诉他看起来我是在写中国的服装演变，实际上是在写改革开放。我们聊得很投机，他突然问我：“你想不想出版这本书？”

我惊讶地瞪圆了眼睛，我说太想了，接着我就将自己业余时间爬格子的艰辛，以及在出版此书过程中遇到的坎坷向他和盘托出。他果断地说：“你赶紧把书稿整理好，过几天我带你到党校出版社去一趟。”

我像一个陀螺开始了高速运转，用了两个晚上就整理好全部书稿和照片，三天后，我骑着自行车驮着一个厚厚的牛皮纸口袋来到中央党校，在沈宝祥老师的陪同下，走进了党校出版社的大门。

记得当时出版社的领导一听说沈老师来了，马上热情地迎了出来。我把自己发表在《新华文摘》和《人民日报》上的文章恭恭敬敬地递给出版社领导，沈老师热情地向那位领导推荐拙作。她大致翻阅了一下，爽快地对我说：“写得不错，你赶紧把全部书稿给我们，我们抓紧审阅，争取明年年初出版。”

说完，她就叫来了责任编辑蔡雨龙老师，叮嘱我们好好交流出版事宜，马上签合同。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幸福居然来得这么突然！沈宝祥老师微笑着对我说：“你赶紧准备题词，考虑封面设计，争取出漂亮些。你打算请谁题词？”

我说请冯骥才老师题词，他说：“行，你请冯骥才老师，我帮你请吴文英部长。”

我不解地问道：“请吴部长干什么，我不认识她。”

他说：“我去试试吧，吴文英是纺织工业部部长，请她题词有利于你的书籍在行业内的推广。”

开印之际，我犯了难。我很崇拜冯骥才老师，特别喜欢他给我的题词，可人家那么大的腕儿辛辛苦苦给我赐墨宝，却让不负责任的人给丢失了，怎么好意思再张口呢？这是我的第一部长篇报告文学，每一个母亲对自己的第一个孩子都格外看重，我鼓足勇气向“大冯”说明原委，本以为毫无希望，谁知他却爽快地说：“晶岩，你放心，我马上再给你写一幅字。今后，你每出版一本书，我都会给你题词。”

得道多助，世上真是好人多，冯骥才老师不仅寄来了题词，而且送给我一张他收藏的中国服饰的照片。沈宝祥老师说到做到，不久就送来了吴文英部长的题词。

虽然离新书征订会只有短短几个月的时间，可在中央党校出版社领导和编辑的努力下，在恩师的帮助下，拙作还是如期出笼了。

后来，我连续出版了15部长篇报告文学，还出版了散文集、报告文学集和学术著作，推出了多部获奖电视连续剧、电视专题片，发表了600多万字的文学作品，可我永远忘不了自己第一次出版长篇报告文学时遇到的恩师。

如今30年过去了，我仍然保持着勤奋，在文学这条羊肠小道上艰难地跋涉，现在每次见到自己的文章出世，仍然有初次见到拙作变成铅字时的激动。冯骥才老师写信鼓励我：“晶岩，我不断地看到你的新作，感觉就像一架飞机一飞冲天。”

最近，我应邀参加人民出版社读书会名家签约活动，惊喜地发现沈宝祥老师也在邀请之列，我想告诉沈宝祥老师：“您当年无私帮助过的那个小女兵没有让您失望！”

人在年轻时遇到一个好老师是最大的福分，冯骥才老师当之无愧是我文学上的领路人，沈宝祥老师千真万确是我出版图书的引荐人。知恩必报，我会慨然承担社会和时代的使命，一如既往真诚地对待文学和读者，为中国文学的繁荣昌盛尽绵薄之力。

我与中央党校

硝烟中的玫瑰

□ 鲍家树

近日，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《这里的黎明静悄悄》经过雕琢打磨，再度上演，该剧改编自苏联作家鲍里斯·利沃维奇·瓦西里耶夫于1969年发表的同名小说。由这部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曾在20世纪80年代风靡中国大江南北，成为一代国人的集体记忆。而今，新观歌剧《这里的黎明静悄悄》，依旧令人动容、让人扼腕。

该剧讲述了苏联卫国战争期间，苏联红军准尉瓦斯科夫带领五个年轻女兵阻击德寇的故事。五个女兵，身世不同、性情各异，但都有着丰富、纯净而又美丽的内心世界，令观众印象深刻。丽达初为人母、隐忍坚毅，冉卡浪漫脱俗、时尚漂亮，丽莎淳朴热情、憧憬爱情，索妮娅挚爱诗歌、才华横溢，嘉丽娅富于幻想、天真怯懦。一天，丽达在返回军营途中，在森林里发现两名隐蔽前行的德国兵，赶紧奔回军营，向准尉报告敌情。准尉在知晓情况后，判断德国兵企图毁坏铁路设施，于是立刻带领五名女兵组成的小分队前去阻击。为了赶在敌人前面，准尉和女兵艰难地穿越森林和沼泽，黄昏前在一处山岗落脚。随着天空渐亮，16个德国兵突然出现在山下。面对骤变的敌情，准尉派丽莎赶回军营请求支援，不幸的是，丽莎在返回途中陷入沼泽而被吞噬。凭借对地形的熟稔，准尉和剩下的四名女兵佯装成河边的伐木者，试图拖延时间，果不其然，砍树声和喧嚣声使得德国兵止步观察。此时，冉卡一跃而起，跳进河中游泳，大声放歌。不想暴露行踪的德国兵见此情形，悄悄撤退，改道前进。而后，没有等到援兵的准尉和女兵们不得不与全副武装的德国兵展开战斗，最终艰难地取得胜利，女兵们在战斗中相继失去了生命。

全局分为两幕，第一幕主要落笔在描述女兵，悠扬唯美；第二幕则重点着墨于战斗过程，紧张激越。从艺术表现手法来看，全剧通过音乐、戏剧、舞蹈、美术等元素把过往的幸福、环境的险恶、战争的残酷、女兵的勇毅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在音乐表现上，剧中不时响起的巴扬旋律，安静深沉；剧中有多处咏叹调，堪称点睛之笔。例如，在全剧开篇，暮年的准尉呼唤着每个姑娘的名字，呼唤着她们逝去的青春，这段咏叹调《你们可听到我的呼唤》歌词很简单，仅仅由五个女兵的名字和“你们可听到我的呼唤”构成，却烘托出全剧的悲情气氛；再如，嘉丽娅的咏叹《我知道爱情是什么》展现了她单纯可爱而又故弄玄虚的形象，也流露出她对爱情的渴望。此外，《小路》《喀秋莎》等具有俄罗斯气质的曲目展示了顽强的生命力量，极富感染力。在视觉呈现上，舞美设计宛如俄罗斯的风景油画，舞台背景以笔直高耸的白桦林为主体，宁静肃穆、生机勃勃，洋溢着浓郁的俄罗斯民族风韵。在女兵洗澡的段落中，芭蕾演员身着白裙，用曼妙舞姿展示美丽身躯，衬托出女兵们的靓丽青春；其后出现的神秘森林、阴森沼泽，又与这美好的一切形成强烈反差，给人以震撼。

剧中女兵的人物形象鲜活生动、有血有肉，而且很难说是英雄的形象，相反，她们就是普普通通的女人，丽达偷离军营探望儿子，冉卡爱上已婚上校，丽莎初恋单纯寂寞，索妮娅放弃校园生活，嘉丽娅幻想白马王子……她们渴望爱情，向往自由，在纪律严苛的军营里朗诵诗歌、放歌跳舞。这些姑娘们，本该成为温柔的妻子、慈祥的母亲，但是冷酷无情的战争却使她们的人生蒙上阴霾，使她们的愿望成为泡影。女兵们怀揣着对美好幸福的热望，然而，在战争面前，瑰丽的青春却终究无处安放，她们那如夏花般绚烂的生命香消玉殒，令人心底一痛、悲从中来，她们的死让人不忍卒视。试想，倘若在和平时代，五个姑娘，她们拥有花样的年华，自可尽情书写如诗般的青春，在开满鲜花的河岸上拥抱最爱的人，因为爱而美着，又怎会过早地凋谢？但是，在战争面前，仅仅是生存，就成了奢望，何谈美好的生活?!

时至今日，大规模的战事离我们渐渐远去，战争在我们的记忆中或许已经有些褪色。

如今的黎明是安谧而又恬静的，这份“静悄悄”来之不易，需要每一个人珍视。

舞台印象

社址：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100号 邮政编码：100091 社长：许宝健 总编辑：戴小明 广告部电话：（010）62805313 发行部电话：（010）62805431 62806227（传真） 总编室电话：（010）6280622862805368 电子信箱：zbs@studytimes.cn
出刊：周一、三、五 定价：全年288元 邮发代号：1—267 国外发行代号：W3970 开户银行：建行北京中关村分行 户名：中共中央党校报刊社 账号：2613000456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：京海工商广字0301号 承印：人民日报社印刷厂